

岭
南
遗
书

嶺南遺書

齊經

齊

古

二

春秋古經說序

春秋經一而已自三傳分而經分并其卷數亦分漢志載

春秋古經十二篇者左經也經十一卷者公穀經也

說詳四

庫提要

今以三傳參校之左傳莊三十年夏次于成公穀作

師次以上三年公次于滑八年師次于郎例之無直言次

者則有師字是也僖九年甲子晉侯僖諸卒公作甲戌以

上文戊辰推之則甲戌是也然大要古經爲優而自漢以

來卽有取公穀亂古經者如昭十一年齊國弱賈逵從公

作酌之類宋元諸儒避實蹈虛尤好舍古經而用二傳夫

古經傳序相授非一世矣公卽位爲公卽立已經後人竄

改古字古言不盡可見乃并其幸留至今者亦屏棄弗錄

此毛氏春秋簡書刊誤段氏春秋左氏古經所由述與三傳異同有不必辨者螺則蝨之或體遯則速之籀文是也此外則形聲相近假借通用之字居多淪輸同訓黎耒同音郿微本一地厲賴實一國前人論之詳矣穀梁出較先其誤尙寡公羊出最晚其誤滋甚口授愈久則愈離不期然而然者也毛氏動輒詆爲有意變易又豈通論哉今刺取其義意可尋者疏通證明之至說文述春秋用左氏而衣部引公會齊侯于移品部引次于岳北示部引石尙來歸賑與古經皆不同蓋又師談互異今不復盡據爲定云

春秋古經說卷一

嶺南遺書

番禺 侯 康 君謨撰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作邾婁後倣此據檀弓亦稱邾婁公羊釋文云邾人語聲後曰婁檀弓釋文云邾人呼邾聲曰婁然則公羊之稱所謂名從主人也左穀正其名公羊從其俗猶越或稱於越義可兩通無關體要公羊及范氏穀梁注皆為於越強生義例然恐祇是史異詞耳孔疏近之

蔑公穀作昧據左注蔑即姑蔑不稱姑者惠氏補注云隱公名息姑當時史官為之諱然則作蔑為合昧則同音字故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公羊亦作昧又說文曰部

昧目不明也昔部蔑勞目無精也非獨音同義亦本通矣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公穀作尹云天子之大夫按左氏親見國史不應以男子爲婦人乖繆至是蓋經本作君氏後字脫其半而成尹如戰國策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周禮司几筵其柏席用萑注元謂柏檟字磨滅之餘君之爲尹正所謂磨滅之餘也昭二十年傳棠君尙謂其弟員曰釋文君或作尹亦其例公穀不知爲脫誤見春秋時適有尹氏此人凡兩書于經

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以王子朝奔楚

遂牽合其說耳

金履祥通

鑑前編毛奇齡春秋傳郅坦春秋集古傳又以爲卽鄭之尹氏更附會無足道

然則何以僞君

氏曰春秋書妾媵之卒僅一見于此僂子氏則嫌與定十五年嬖氏卒同嬖氏固夫人也故特變文以見其爲君母趙東山謂妾母本不登于策此以吾君服其母喪不可不書曰君氏者爲夫子之特筆是也顧氏大事表斥爲支離何哉曰知錄引襄二十六年傳君夫人氏爲證謂當時有此僂去其夫人卽爲君氏引據最確不必如惠半農春秋說以不僂姜氏絕不爲親難之也

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作觀史記魯世家十二諸侯年表漢五行志下上皆作觀按臧僖伯有則公不射之語故葉氏夢得云古者天子諸侯必親射牲因而獲禽以共祭春獻魚之節也公將盤遊託射牲以祭焉惠氏補注亦引周禮射

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及外傳左史
猗相語證之又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
往射魚則矢魚更有明文矣淮南以夏令紀事夏之季
冬正周之春蓋公本意在觀而託名于矢言矢則觀見
言觀則矢不見古經爲長而杜注以矢魚爲陳魚亦非
古經意也

左傳言陳魚而觀者蓋將射必先陳之非卽以矢爲陳杜元凱泥于釋詁文因而誤解

隱五年秋衛師入邾

邾公作盛後同

惟莊八年作成

春秋簡書刊誤譏其宋將作送

衛將作彗

四庫提要云穆天子傳所載盛姬卽邾國

之女攷古圖許或作鄒魯或作鹵俱勒鐘鼎斷非訛寫
古字異文如斯者眾未可盡以今文繩之然則邾盛古

通無關義例至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公
又作成者亦同音假借如管蔡世家封叔武于成亦以
邾爲成也傳謂諱滅同姓非春秋繁露滅國下云衛人
侵成鄭人成及齊師圍成
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則皆以邾爲
成蓋因齊師圍成之文而連及之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羊作邾按春秋時防地有四一魯邑卽此年會齊
侯者是也一魯山僖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是也
一宋地隱十年取防是也一莒地昭五年莒牟夷以牟
婁及防茲來奔是也魯防邑與齊接壤蓋在北鄙故莊
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廿二年及齊高侯盟于防
襄十七年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而臧紇之亂亦

自防奔齊莊廿九年襄十三年又屢城防皆以邊齊故也則公會齊侯必于防無疑若邠者據說文則宋下邑此會正謀伐宋安得會于宋地據公穀則卽鄭之祊桓元年始卒易祊田前雖云我入祊蓋未肯受而有之杜本注仍屬鄭境齊魯又何必去其本國而會之于義古經爲長或公羊意以魯別有地名邠者耶或曰據少牢饋食禮南柄注古

文柄爲枋據說文人部籀文仿爲倆則方兩古多互用此以防爲邠正其類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公穀作紀何注謂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按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王莽傳信鄉侯佟上言春秋天子將娶于紀則褒紀子偁侯蓋

爲公羊學者相傳有此說然其禮于經典無徵且紀季姜歸京師在九年豈有天子立后謀于七年之前而納于七年之後者是時桓王已立十年又非少不能成禮待其長而後娶可知也胡傳及吳草廬又謂齊欲滅紀朝魯求庇以六年之事牽合于此按左氏親見國史旣知六年會成爲諮謀齊難何獨于此不知也劉道原又謂春秋雖亂世至于兵革之事亦慎用之杞來朝魯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按惠半農春秋說云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九月入杞與桓二年秋入杞正同皆討不共也討不共者古之制故凡伯弗賓杞侯弗敬一書伐兩書入皆所以懲不共春秋書之以爲戒且滕杞皆

前稱侯後稱子奚獨于杞侯而疑之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
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惠氏此數語似暗破程說
然則作杞于義爲長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

三傳竝同然竊意古經當作實來詩大雅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疏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此其證也錢氏養新錄又以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卽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左氏作實云云引據尤確今左氏亦作寔來則未知何人據二傳改錢氏歸咎于杜元凱恐非

何者元凱雖多信傳不信經然于經但有疑辭如隱九年大雨震電文十七年齊侯伐我西鄙之類皆明言經誤而亦未嘗擅易况杜卽以實訓寔又何必不仍其故字蓋杜所見本已改作寔改經必兼改傳傳當亦本作實陳樹華謂傳解經不容立異非也而別本尙有作實流傳至唐初孔氏猶及見之錢氏謂爲伏虔本未知信否要古經之作實不作寔則確有可憑矣

桓六年公會紀侯于成

成穀作郕按襄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卽此地彼經穀作成而左作郕與此正相反然則郕成通用檀弓成人有其兄死釋文成本或作郕亦其例不必因說文

云邾魯孟氏邑遂謂邾是而成非也此邾爲魯邑與衛
師入邾之爲國名者名同而地異邾國之邾亦可作成
管蔡世家封叔武于成及公羊莊八年傳是也公羊他處又作
盛成邑亦可作邾則左穀所載是也

桓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公羊作夫童穀梁麋氏本亦作童按古鍾鐘通用
夫鍾之鍾蓋古經別本有从童者後奪其半而成童如
禮記引說命爲兌命之比水經淇水注又東南逕千童
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也一
作千鍾

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衛先于蔡毛西河春秋簡書刊誤云此非蔡衛爭

長之時不必有次第可據按下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

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注云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

蓋後至

穀梁注同

正義引班序譜傳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

三歲征伐會盟凡十六國時無霸主會同不并無有成

序其間蔡與衛凡七會六在衛上唯此處在陳下故以

爲蓋後至也又襄二十七年正義引班序譜晉合諸侯

二十國起僖廿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

春秋

初衛在陳上莊十六年幽之盟齊桓進之班在衛上終于春秋見杜注

蔡後次衛據此而

言蔡合先衛若其後至又當如十六年例序于諸國後

今乃居衛陳之間其爲誤倒無疑當從古經

又按若援昭公元年會于虢衛齊惡之例則蔡雖不以
後至貶而衛自可以先至進衛序蔡上非必無說特以
此經左穀皆同又其常例如是故疑公羊誤倒耳

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送公穀作逆欲明送與逆之是非當先定單伯之爲周
爲魯春秋毛氏傳及春秋簡書刊誤力闢單伯非魯大
夫致詳明矣而猶有未及辨者今并正之陸氏淳以祭
仲比單伯謂諸國大夫王賜之圻內邑爲號令歸國蓋
亦知單非魯地而創立此論不知祭仲之祭非祭伯祭
公之祭左傳桓十一年注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
祭地而畿內之祭釋例土地名注云闕顧氏春秋大事